

12 LENGHU STORIES



一个冷湖



首届冷湖获奖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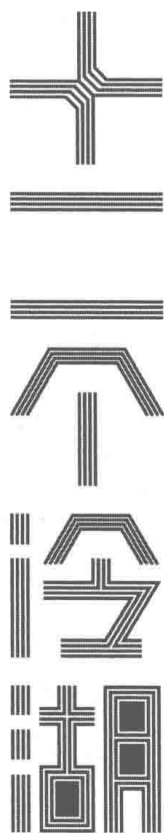
A Collection of the 1st

Lenghu Award Winner Stories

王诺诺 宝树 段子期 等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2 LENGHU STORIES



首届冷湖获奖作品集
A Collection of the 1st
Lenghu Award Winner Stories
王诺诺 宝树 段子期 等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二个冷湖：首届冷湖奖获奖作品集 / 王诺诺等著.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364-9272-1

I. ①十…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43905号

十二个冷湖——首届冷湖奖获奖作品集

SHIER GE LENGHU——SHOUJIE LENGHUJIANG HUOJIANG ZUOPINJI

王诺诺 宝树 段子期 等著

出品人 钱丹凝

责任编辑 宋 齐

特约编辑 田兴海 李晨旭

封面插画 庸 人

封面设计 付 莉

内文设计 付 莉

责任出版 欧晓春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155mm × 235mm

印 张 28.25 字数 380千

印 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64-9272-1

定 价 56.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未来因爱而生

——冷湖奖获奖作品集序言

冷湖奖评委会主席 姚海军

最近几年，科幻已经成为一个文学热点。这一点，仅从各种科幻奖项的不断涌现中便可窥见一般。类型文学中，似乎没有哪一种拥有如此之多的大大小小的奖项。

冷湖奖是一个新生命。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已经颁发76届，我国的银河奖也已经颁发了28届，而冷湖奖今年九月中旬才刚刚举办首届颁奖典礼。新生命既意味着新的可能，也意味着活力与雄心，这一点从颁奖地的选择上可以感受到。它没有选择大都市，而是选择了遍布雅丹的大漠，它要在极限环境中发掘无限可能。在冷湖那片广袤的土地上，供颁奖典礼使用的“火星一号”基地以不可思议的冷湖速度建成，而仅仅在五个月前冷湖奖启动之时，那里还空无一物，只有戈壁流沙。这便是冷湖人将梦想转化为现实的速度。

冷湖奖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个与一方水土建立起紧密关联的奖项。

在筹备之初，受主办方邀请我曾两次去冷湖。第一次冷湖行，我惊叹于那片土地的辽远、废弃的石油小镇逝去的荣光以及俄博梁雅丹的鬼斧神工；第二次去的时候，对我最大的触动却是冷湖人对那片土地深深的眷恋与热爱。冷湖因石油而兴，那片土地曾融入了十余万石油儿女的热血青春。今天，面对枯竭的石油资源，冷湖人不愿放弃那片精神的故土，正在努力赋予那片土地新的荣光。他们

选择了一种颇具想象力与创造性的方法，将科幻引入那片土地，用文化的方式将冷湖短暂而辉煌的历史与无限的未来联结。当第一批科幻作家进入冷湖地区，当大家在海西州州府得令哈海子纪念馆旁举行创作笔会时，从大家的热切话语中，每个参会者都认识到这种融合产生了奇妙的效果，科幻作家们爱上了那片神奇的土地，无数的未来正在被同时酝酿。这本小说集所收录的，便是首届冷湖奖的全部获奖作品。

此次冷湖奖征文，历时四个月，共收到来稿 160 余篇。其中很多作者不仅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还赢得了国外读者的喜爱；有些作者未能参加冷湖创作采风，还自行深入冷湖地区，以掌握第一手创作资料。整体而言，首届冷湖奖来稿数量与质量均超出活动组委会的预期。

在题材类型上，本届获奖作品既有时间旅行、宇宙探险，亦有平行世界、虚拟现实，较为充分地展现了科幻文学的缤纷色彩和艺术特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细细品读下来，你会发现有一根线贯穿了所有作品，那就是情感——科幻文学原本有所欠缺的要素。这份情感既包含了对过往的如水眷恋，亦包含了对未来的万丈豪情。这是冷湖为科幻带来的变化，也因此，除了奇想天外的震撼，获奖作品也有了感动人心的力量。

感谢主办方火星小镇对科幻文学的关注，感谢成都八光分文化编辑团队专业而细致的初评工作，更要感谢所有作者的大力支持。我相信，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祝贺所有的获奖作者！

从这里展望人类的未来

刘慈欣在冷湖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

各位来宾：大家好！

作为冷湖奖的评委我很荣幸。

我看了进入终评的十二篇科幻作品。冷湖奖是命题作文式的征文，它对作者有各种各样写作上的限制，这样的作品一般比较难写，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也比较难诞生让人惊艳的作品。但看完十二篇终审作品以后，我对它们的质量感到很意外、很惊喜。之前与征文相关的人员（部分科幻作家）已经来过冷湖两次，我因为走不开没能来，这是我第一次到冷湖地区。当我第一次接触这块土地、第一次看到这块土地的时候，我的意外完全消失了，我觉得这块土地就应该产生这样的作品，这一片土地确实太神奇了。

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毫不怀疑我真的置身火星的环境中，因为我多次看到过火星探测器拍到的比较清晰的火星照片，像“惊奇号”“好奇号”拍摄的。当时感觉（照片）和我们现在周围的自然环境没有什么区别，进一步了解这片土地，我发现这片土地的内涵远远不止是在外形上像火星，它在方方面面都有着更深的内涵。首先它连接了遥远的过去，它每一块土地、每一个雅丹地貌都让我们联想到上亿年的历史；其次，这些已经消失的城市（石油基地遗址）让我感触特别深，也让我想起了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的历史。我曾经在一本书里说，这一段历史比几千万年的古迹给我们的感触更深，那是我们的公元前，是我们的上古时代，所以看到那些消失的城市

我的感触也很深。同时，它还让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看到现在依然存在的冷湖地区的一切，我们还看到了姚海军说的冷湖人为了复活这块土地、为了这块土地延续它的生命力所做的令人可敬的努力，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镇上看到的温室——现代化的无土栽培。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看到了未来。昨天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基地的时候，确实和我脑海中的火星基地是十分相像的，而且这个建设速度确实让人钦佩，好像基地根本就不是建设出来的，它就是一艘宇宙飞船突然落到这儿来了，而且在这个基地一晚上的经历对于一个科幻作家来说也是难得的体验。

再回到冷湖奖的作品上来。这些作品风格各异，把冷湖地区和更遥远的宇宙、更广大的空间以及各种各样的外星文明联系起来了；同时它也把冷湖地区遥远的过去、厚重的历史，还有虽然不太遥远但引起人们回忆，尤其我这代人很感慨的石油工业的历史联系起来，从各个角度，展开了丰富、让人震惊的想象。作为冷湖科幻奖的成员，我们就用这些科幻作品展望冷湖的未来，也展望人类在地球的未来，更展望人类在火星、宇宙中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火星基地”光明的起点。

冷湖，我们未了的约会	/ 1
宝 树	
来自火星的孩子	/ 55
杨晚晴	
冷湖旧梦	/ 85
阿 缺	
龙骨星船	/ 137
吴 霜	
如果鸟语花香	/ 171
灰 狐	
记忆之沙	/ 221
罗隆翔	
冷湖之夜	/ 265
王诺诺	
央 金	/ 283
赵海虹	
远去的星光	/ 313
焦 策	
搬 家	/ 353
顾 适	
灵魂游舞者	/ 377
段子期	
冷湖火星小镇的消失与复活	/ 409
袁振民	
首届冷湖奖获奖名单	/ 446

★ LENGHU STORIES

冷湖，我们未了的约会

宝 树

/ 作者简介

宝树，重度科幻综合征患者，民间哲学家，死理性派的非理性主义者，悲观主义的梦想家，最沉迷于与时间有关的故事。相信每个故事在无限时空中都是真实存在的，写作者只是通过心灵去探险，用笔或键盘去守护。出版有《三体 X：观想之宙》《时间之墟》《古老的地球之歌》《时间外史》等。

/ 颁奖词

惊心动魄的开局，一气呵成的悬念，盘根错节的线索，抽丝剥茧的解谜，最后的真相既让人震惊，却又不失恍然大悟的快感。这篇作品中展现了一位成熟作家娴熟精湛的情节架构和悬念编织能力，是一篇具有高度技巧性的科幻悬疑佳作。

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
你就在我的眼前降临。
如同昙花一现的梦幻，
如同纯真之美的精灵。

——普希金《致凯恩》

1

他又见到了她。

茫茫戈壁，奇绝陡峭的土堡林立。碧天黄沙间，洁白衣裙的少女默默伫立，长发飘飞，抬眼望向他时，眼中盛满了忧伤。她身后，咆哮的黄沙排山倒海而来。

在席卷天地的沙暴面前，她是那么渺小，像千军万马前一株纤细的水仙。他奋力向她跑去，心中充满焦灼。但在沙海之中，深一脚浅一脚，步履蹒跚，总是踩不到实处，少女的身影却一步步被风沙所吞噬。

“坚持住，等我！”他大叫，但脚已不由自主陷入流沙，无法挣脱地下沉，没入沙海深处……

蓦地，一只温暖柔软的手拉住了他的手掌，将他从沙漩中扯出来。他迷茫地抬头，看到星海浩瀚，天河璀璨，竟似飞翔在星空之间。

面前，是一双明亮温柔的眼睛。

……

恍惚迷离的梦境散去，江子华睁开眼睛，发现面前一片漆黑，

仿佛是在幽深的洞穴里。

江子华并无讶异。他近年有些神经衰弱，卧室里采用了遮光性极佳的布料做窗帘，虽然外面是夜里灯火辉煌的旧金山湾区，但在三面墙都是落地式长窗的主卧室里，仍然可以伸手不见五指，也基本听不到外面的噪音。梦境中的忧伤尚未完全散去，江子华感到一阵久违的惆怅，微微舒展身子，想要再睡上一会儿。

但稍稍一动，背上就传来一股不适，轻微的刺痛感提醒他，身下是某种坚硬而粗糙的表面，那显然不是他专门定制的顶级瑞典DUX床垫，当然也不是铺满卧室、温润光洁的上等橡木地板。

他猛地一哆嗦，才发现自己身上穿着一件大衣，却没有暖被。上上下下的寒冷钻进衣物的缝隙，像冰冷的手抚摸着他的皮肤。现在已经是七月了，怎会冷得犹如初春？

江子华一颗心狂跳起来，他已完全清醒。这里绝不是他的家或某间豪华酒店，也不会是海边的度假别墅，更不会是飞机或邮轮上。总之，他在一个完全陌生而诡异的地方。

绑架！

恐怖的字眼在他脑海中炸响，江子华额头上渗出了冷汗，试着回想自己怎么会来到这个不知位于何处的场所，但一时什么也想不起。同时他又发现了另一件可怕的事：周围的黑暗角落里，轻微的呼吸声不断响起，这意味着这里并不只有他一个，还有其他人，不，或许是野兽也未可知……

江子华竭力让自己不要崩溃，哆嗦着伸手到大衣口袋里摸手机，但并没有摸到。手机肯定早就被人拿走了。好在他还没有被人绑住，他用手探触着地面，那似乎是覆盖着一层沙土的坚硬水泥，还有些细碎石子，以及——

他的手触摸到了某种绵软的东西，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东西缩了回去，似乎是一只手。

“谁?!” 一个女子的声音，听起来同样惊恐，“你、你是谁?!”

虽然惊险万分，江子华却感到些许安慰，至少不会是绑匪。他

正要开口，黑暗的另一边，有一个男声大叫起来：

“啊!!! 这是哪儿啊？妈呀！我在哪儿?!”

紧接着另一些嘈杂的人声纷至沓来，有些人似乎刚刚醒来，有些人似乎想冷静地询问，但很快会聚成了此起彼伏的惊恐哭叫：

“这是哪里?! 救命，救命啊!”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是谁?!”

“呜呜……老公，你在哪儿……老公……呜呜……”

听声音至少有七八人之多。江子华注意到，声音听起来都很近，也没有明显的回音，可以判断这个空间并不很大，也许只是一个几十平方米的房间。

“让我出去!”

黑暗中，不知谁撞了过来，江子华被一股大力推到了一边，碰在之前那女子身上，二人一起撞到了一堵粗糙的墙面，女子发出一声低沉的痛叫。

“对不起，你没事吧?” 江子华忙问。他扶住墙，离开女子远了一点，感觉灰土扑扑而下。

“还好，” 女子答道，“不过……啊……” 似乎又被旁人撞到了。

随即，江子华也被人从身后撞了一下，也跌倒在地，正狼狈间，却摸到了地上的一根短棍，上面似乎有细密的花纹，还有一个按钮……

江子华心中一动，伸手在那东西上捣鼓了几下，一道明亮的光锥从他手中出现，照亮了眼前许多张晃动的面孔。

众人被光照亮，停止了慌乱冲撞，纷纷望向他手中的手电筒，目光中充满了恐惧惊怒。

“你就是绑匪?!” 最前面一个西装革履的胖子声音发颤地问，“你要干什么!”

“我……” 江子华见众人一副要扑上来活刷了自己的样子，急忙澄清，“不，我和你们一样，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刚刚在地上捡到一个手电。”

虽然是实情，但是并不足以打消众人的怀疑，江子华知道不能让他们将目标指向自己，便反客为主问道：“我问大家，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到了这个奇怪的地方？”

“对对。”

“没错。”

众人七嘴八舌地回答。

“看来，我们应该都是被人抓来的。”江子华的疑惑越来越多，却想不出半点端倪，只得继续道，“目前看来，我们的生命暂时还是安全的，如果匪徒要害我们，不用等我们醒来就可以下手。现在大家务必冷静，不能慌张，团结起来，才能逃出生天。你们谁身上有手机之类的东西？”

他一边说，一边借着手电光观察周围的情况。他们似乎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目测不到三十平方米，共有五名男性、四名女性，有些面相年轻点儿，有些老成些，但似乎都在三十到四十岁，衣着各异，不过似乎都还可以，只是有些人已经弄得蓬头垢面。他们一边在身上摸索着，一边也在相互打量，目光惊疑不定。他特意看了一眼刚才撞到的女子，那是个穿着米色风衣和牛仔褲的短发女郎，她似乎额头受伤了，脸上有一些血迹，正在低头擦拭，看不清楚容貌，但不知怎么，他隐隐有一种熟悉感。不过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结果是所有人的手机都不见了，甚至手表也都被拿走了。如此说来，这个手电似乎是有人有意留给他们方便照明的。江子华低头看了一眼，手电是最普通廉价的款式，似乎并没有什么奥妙。

“老兄，快看看从哪里能出去！”有人催促道。

江子华打着手电四下寻找可以出去的门窗，但是很快发现，到处都是灰扑扑的夯土墙，这里根本没有门。

“这是全封闭的？”

“见鬼，怎么会有这种地方？”

又是一阵惊恐的议论，当然议论不出什么结果，但从言语中，江子华忽然想到一件早该注意到的怪事。

他最后的记忆，是在公司加班，按理来说，自己如果被绑架，应该还是在美国国土上。但这里所有人看起来都是中国人，讲流利的汉语普通话，口音也不明显，听不出多少方言的痕迹。

“我们在哪里？”江子华大声问，“我是说在什么地域？谁有头绪吗？”

“这还是北京郊区吧？”穿西装的胖子说，“我住在北京东城……”

“北京？可我明明在上海……”一个身穿皮裘，浑身珠光宝气的少妇惊道。

“啊，我住在杭州……”

“我是成都的……”

一圈说下来，这里的人除了中国境内的，在国外的还有三个，两个在美国，一个在法国。最后，江子华刚才撞到的女子轻轻地说：“我在青海。”那种熟悉感又出现了，但江子华此时无暇多想。

“你们在说谎吧，这怎么可能！”发福的男子愤怒地说，“谁能到全世界去绑架这么多人？”

“我看是你在骗人……”一个更胖的男子反击。

“大家先不要相互猜疑，”江子华设法将争吵扼杀在萌芽状态，“冷静一下，一定能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家是做什么的？这里面有没有关于绑架的什么线索？”

一时却没人说话。江子华明白众人的顾忌，此时敌我不明，谁也不想先暴露自己。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只能从自己开始。他苦笑道：“那我先来吧？我叫江子华，英文名是 Joshua，我是一名 IT 技术人员，定居在旧金山……那天在公司里工作得比较晚，可能是睡着了，醒来就到了这里……”

“我叫……张伟，”过了一会儿，那个发福的男子说，“我是在北京国企工作的，昨天晚上我明明在家睡觉，结果醒来就……就和你们在一起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叫李强，”更胖的男子说，“在银行上班，我……我记得好

像是在一间会所里和客户多喝了几杯，然后不知怎么就到这儿了。我也一点儿头绪都没有。”

“那个……”一个打扮时髦的女子道，“我叫欧阳美，我是——”

她的话被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发出的惊呼声打断了：“你说什么？你叫欧阳美？”

“哪个欧阳美？”

“欧阳臭美？”

欧阳美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等等，你们是……该不会是……不可能吧……”她激动之下，说话也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起来。

江子华也觉得头脑一阵晕眩。就在刚才，因为张伟、李强等名字太过常见，他压根儿没往某个方向去想，但欧阳美这个名字却勾起了遥远得像是前世的记忆。他觉得自己仿佛坠入一个最最荒诞的怪梦里。

他望向自称欧阳美的女郎，吃力地认出了一张旧日的面容。

“张伟，”他随即转向西装胖子，“你……不会就是冷湖中学零二级的张伟吧？”

“我……我是。”

2

江子华仍然难以置信，狠狠地咬了一口自己的下唇，只感到一阵痛楚。

他又问那个更胖的发福男子：“难道，你也是‘耗子’李强？”

“啊，你知道我上学时的绰号？”李强惊讶地回答，“难道你……对，你是眼镜儿！”

“我才是严俊，”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的儒雅男士说，“你真的是李强？这也太荒诞了……”

“等等，你是严俊？”满头珠翠的少妇激动地插进来，“我是你

的同桌啊!”

“蒋雯?”

“对呀对呀!”

另一个美艳女子带着惊喜哭了出来:“雯雯!你是雯雯?呜呜……我是孔丽呀……呜呜……”

“小恐龙!这……这他妈也太不可思议了!”又冒出来一个瘦小精干的男子,“你们在耍我吧?”

“你又是哪位?”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问道。

“靠,我你们都认不出,还敢说是冷中零二级的?”

“你是马小武,”刚才撞到的那个女郎在江子华身后说,“最喜欢打架和整蛊同学,对吧?我可没少挨你的整。”

“我去!”马小武瞪着眼说,“你不会是……小……小……”

“沈素。”女郎吐出两个清冷的字。

江子华适才已经有所预感,但听到这个名字后,心跳还是停了一拍。一刹那间,他不能思考,不能呼吸,整个人被忽然掀起的情感狂潮淹没了。

夏末,高原的灼目阳光下,一辆乌黑锃亮的奥迪小汽车驶过镇上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破旧马路,格外引人注目。

他正走在冷中门口,和几个一同入学的男生聊天,车轮扬起的沙土迎面扑来,伴着刺鼻的汽车尾气。大家掩着鼻子,投去厌恶的目光。

“谁那么拽啊?”身边的李强气愤地说。

“看上去像是领导的车……”张伟啧啧道。

奥迪并没有开走,而是在校门口附近停下。车门打开,一个高大的中年男子从后座下车,身上西服笔挺,手中牵着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儿。女孩儿的眼睛亮晶晶的,梳着可爱的双马尾,穿着一条嫩绿色的连衣裙,背着崭新的卡通书包,已经略显出少女的身姿。她似乎第一次来这里,有些好奇地四下张望着,阳光洒在她端庄秀美

的面容上，让他忽然觉得耀眼得不可直视。

他忘却了周围的一切，呆呆地看着那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女孩儿。她注意到男孩儿失态的目光，有点脸红，随即高傲地转过头，跟着父亲走进了校门。

“老大，那女孩儿是谁？也是新生吗？”李强问道。这里大部分人都是镇上一个小学升上来的，很少见到陌生的同龄人。

他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消息灵通的张伟凑上来说：“这小丫头应该是刚调来的沈副总的女儿，名字叫沈……对了，沈素，白素贞的素……以前在西宁那边读小学，不过我表姐说，她今年会转过来跟我们一起上中学。”

众男孩发出艳羡的赞叹，他们基本都是本镇土生土长的，对他们来说，西宁即便不是世界上最繁荣的都市，但也相去无几，西宁来的女生是什么样子的，真难以想象。

可是，他却感到一股更深沉的欢喜在胸中悸动，他知道冷湖中学如今人数很少，他们这届只有一个班级。

从现在开始三年里，他每天都能见到她。

江子华思绪翻涌，却紧张得不敢回头看，仿佛回到了十二三岁的青涩少年。

“……我们真是初中一个班的老同学啊！怎么会有这种事？！”众男女纷纷惊叹。

“都整整二十年了！”张伟感叹道，“怎么会突然……”

“是啊，二十年了……”众人不约而同地叹息，“想不到我们居然在这里重逢……”

二十年来，从未有过同学会。

因为他们的学校和故乡已不复存在。

冷湖位于柴达木盆地的边缘，青海、新疆与甘肃交界处，本来是茫茫戈壁间一片无人居住的小湖，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没有留下半点身影，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冷湖油田的发现让这里热闹起